

利瑪竇靈修精神淺探（中）

郭熹微¹

本文是作者於1996年夏秋之際，應美國加州天主教的舊金山大學、利瑪竇中西文化歷史研究中心之邀，在該中心以訪問學者身分，所做的研究成果。本文上篇在113期，431~438頁。

二、在實踐中發展信望愛三德

1. 靈修的中心：愛天主與愛人

不管你是否信仰利瑪竇及其同伴們所傳播的天主教，但是你絕不可能不深深敬仰這些中國天主教會的奠基者的偉大精神。他們不畏艱險遠渡重洋，與自己的祖國、父母和親友在此世永遠分離，在陌生的國度中面對無數難以預料的困難以至凌辱，為拯救他人的靈魂而奉獻終生。時至今日又有幾人可以做這這一點呢？僅就這一點，你就無法不感覺到，利瑪竇等傳教士的精神中，有一種震撼人心的力量。

這種精神力量源自靈修生活。利瑪竇的靈修生活不僅是刻苦修身、靜默守規等方面，更重要的是信仰的實踐，即在傳教生活中發展信望愛三德，尤其是發展愛德，努力愛天主於萬有之上，並為天主而愛人如己。正如《利瑪竇書信集》之〈編者序〉所說：

¹ 本文作者：郭熹微女士，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員。

「利氏的愛心的確非常大，從他的書信可以獲得許多印證。尤其愛主之情無以復加，這纔是他做事的態度，無比的耐力與可驚的智慧來源的惟一而真正的淵源，使他在世態炎涼的世海中，能安全又安心的度過。²」

這也正是所有耶穌會士的精神力量的源泉：

「從我們這方面，聖神銘刻在心中的慈善和愛情內在法律，比任何外在的會憲，對此更有助益。³」

1605年利氏致其弟奧拉濟奧·利啓書說：

「我們好像自動充軍流徙一般，生活在此遙遠的地方，不但和我們的親人，即父母、兄弟、親友分離，而且還和天主教世界、自己的祖國分離，有些區域，有時十年、二十年都看不見一位歐洲人，從來沒有麵包吃（在中國南方），也無葡萄酒喝；其他在馬六甲傳教的神父們，每天以樹麵為食，或以草根養生，有的赤足在炎熱的太陽下行走，太陽可以把頭曬昏，地面腳可磨破，整天穿著補贖與朝聖者的服裝。我們在這裏不剪髮、不刮鬚、頭髮長達雙肩。很多次得躲避仇人的迫害，例如有一次，為求外援從窗戶跳下而傷了腳，直到今天仍感到疼痛。別的傳教士有的遭海難，有的遭河災。比如我就有一回因船破而掉入大河中。有人被仇人釘在十字架上，有的被箭穿透，有的被槍刺死，那些仍活著的神父們，一如我們每天面對死亡，不知今天脫鞋，明天仍會穿它否？生活在億兆教外人中，他們可說全是我們的仇家。我們之所以如此，全為愛天主之故，希望天主寬恕我們的罪惡，教我們脫離地獄的苦刑。我們每天為此流淚，為此哭泣，不知將來天主如何審

² 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台北：光啓，1986），14頁。

³ 《耶穌會會憲》，134款。

判我們？⁴」

在諸多困難中，孤獨比死亡更令人難以忍受。1597 年利氏致摩德納巴西奧乃伊神父書說：

「我的神父，不幸我在一個艱苦的省內傳教，那裏為外人關閉了大門；在神父與修士多的地方能互相幫助與安慰，而死亡也就不是十分艱苦的。看看我們這裏，往往一整年還看不到一位耶穌會友。每天所目睹的都是教外之人，您可以想像到這是多麼令人感傷啊！⁵」

但是對天主的愛使他克服了這種孤獨的感傷情緒，1593 年其致父書說：

「假使只以世俗的眼光論事，無疑地我好像被遺棄似的，但深知天主是我的助祐，感覺到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期，因為祂使我堪當為祂而在此危險與困苦中生活。⁶」

他向德·法比神父表白良心問題說：

「我歷久的經驗；凡吃苦最多之處，在那裏所獲得的安慰也多。因此我絲毫不抱怨天主。……神父您不知道，我是多麼的幸福啊！為這艱苦的工作，希望天主給我們耐力，讓我們常做祂神聖工作的工具。⁷」

耶穌會團體內兄弟般的友愛，長上父親般的關懷，培養了利瑪竇的愛德，而且這種他所體驗的愛德，不斷地為利瑪竇帶來安慰和鼓舞。在《利瑪竇書信集》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寫給長上、家人、同會會友充滿情感的書信。他對耶穌會總會長阿掛委瓦神父、昔日羅馬學院院長馬塞利神父、初學院院長德·法比神父都充滿兒子般純真的摯愛之情，同時也由於他們的關

⁴ 羅漁譯，前引書，295~296 頁。

⁵ 同上，242 頁。

⁶ 同上，131 頁。

⁷ 同上，108、112 頁。

愛而倍感安慰。1593年他致阿掛委瓦神父書中說：「我每年都收到您的來信，充滿慈父之情的長信，不知給我帶來多大的安慰」⁸。1608年的信中說：

「我們在這裏的傳教事業，承蒙您事事關注，使我們感到莫大的安慰與鼓舞，雖然我們彼此距離遙遠，但心靈上卻感到您常在我們身旁；這要感謝天主的仁慈照顧，因為祂常憐憫這個民族而啓示您給我們特殊的幫助。」⁹

1580年利氏致馬塞利神父書說：

「我願意您知道，雖然我離開肉體的父母很遠，而我本人又仍相當世俗化，但我並不感到十分難過，因為有您在，我愛您超出愛我的父親。因此由此可以瞭解您的書信是多麼讓我高興啊！」¹⁰

1585年信中說：

「您雖然事務繁忙，但每年仍抽空給我寫信，使我感到莫大的快慰。……出於服從，我方來到中國。當我想起您，想起和您在一起的黃金時代，我就忍不住雙眼流淚。」¹¹

1605年致書說：

「過去這幾年我收到您不少來信；有的信很長，其中又有許多好的消息與您對我的慈愛；有的雖短，但您的慈祥仍飛躍在紙上，似乎要把信紙穿破似的，您不知道這使生活在億兆異教中與備嘗辛苦的神父感到多大的安慰。……當我給您寫信時，往往感動地落下眼淚，憶起和您生活在兩個世界，遇到困難時，不能很快獲得您的指示而感到難

⁸ 同上，133頁。

⁹ 同上，379~380頁。

¹⁰ 同上，13頁。

¹¹ 同上，77頁。

過。¹²」

利氏致德·法比神父的信以同樣的情感表達了他的感謝和孺慕之意。1605年信中說：

「您對我的慈愛，及持續不斷的慷慨，使我沒齒難忘，真不知該如何回報您於萬一了。神父您要知道，不但我感覺到您是如此，且全體會友無不深知您的慷慨大方，給予他們很多感召；您在歐洲雖然整日忙於會裏的事務，但仍以不凡的慈愛施給生活在世界的邊緣，外教人之間的一位無名會友；我清楚知道，一般距離越遠與生活在一個不為人知的民族間之人，越容易為人所忘所棄，但對天主的忠僕則正相反，而是更能引起他們的關懷與想念。因此我們雖生活在痛苦的境遇中，但基於您這些與其它的關注，使我們感到頗為滿足。¹³」

他給同會會友、同窗等人寫信，也同樣充滿真摯的友愛之情，如1581年利氏致馬賽伊神父書：

「我因您給我的愛心而感動不已，因此我們之間的友愛，並不能因肉體相隔的遙遠距離而稍減；……您內心對我的情感，使我精神振奮。¹⁴」

1595年致同窗班契神父書說：

「今年我收到您充滿愛心的信，我由衷的感謝。獲知您與您兄弟的消息，十分愉快。由您處所獲得的愛使我永遠不能忘懷。我已收到您兩三封信與禮物，這都是出於您的愛心所賜。……我的好兄弟，我們分離越遠，在今生越沒有再見的希望；我以為相距越遠，而愛在我心中更形滋

¹²同上，263~264頁。

¹³同上，273~274頁。

¹⁴同上，27頁。

長，希望天主在今生我們越沒有可能再看見自己的親友，在來生也越獲享更大的光榮。¹⁵」

又如 1605 年致高斯塔神父書：

「我在您的信中找到您對我的關懷，我們分離已這麼多年，距離又那麼遠，但您對我的愛始終不減，而且反而大增，如果我們的友誼不是建立在我們的救主耶穌的聖心之上，這是不會那樣持久的。¹⁶」

1608 年信中說：

「您的信顯示您對我的愛護與關注，愛比什麼都重要。這一切都給我莫大的安慰，使我感覺您好像就在我眼前。¹⁷」

這些充滿愛心的信件，即使多次閱讀，都會次次令人感動不已。這種愛無疑給予利瑪竇巨大的動力與安慰。正如《利瑪竇書信集》之〈編者序〉所說：

「由此可以看出他對家庭、對同會兄弟、對朋友、親戚和對國家的情感是如何的深厚，同時也可看出他心胸的偉大和所遭受的折磨，尤其可以發現利氏從何處吸取力量去滋潤前者，又用何種妙藥醫治後者。¹⁸」

利瑪竇在修會團體中受到愛的薰陶與安慰，從中獲得巨大的精神動力。在傳教地，利瑪竇表現了對當地人民的愛和對傳教同伴的愛，他相信愛德是基督徒的特徵，他靈修和生活的中心是愛基督，在具體的日常生活中，表現於愛人的態度上。正如他在《天主實義》中所說：

「愛天主，為天主無以尚；而為天主者，愛人如己也。

¹⁵同上，167 頁。

¹⁶同上，287 頁。

¹⁷同上，353 頁。

¹⁸同上，13 頁。

行斯二者，百行全備矣。然二亦一而已，篤愛一人，則並愛其所愛者矣，天主愛人，吾真愛天主者，有不愛人者乎？」

利瑪竇靈修上的偉大，就在於他愛人的能力上，按照聖保祿的意見，這就是最偉大的神恩。愛也是天主自己的本質。利氏以忘我的精神離開祖國、親人和同會兄弟來到異國他鄉傳教，目的就是愛天主與愛人。1592年致阿掛委瓦神父書說：

「我很高興，感謝天主，為救這裏的人，我已準備承受一切困難。……我為天主情願犧牲生命。¹⁹」

他認為來華傳教士應具備的品德是愛心與耐心。利瑪竇本人在華傳教正表現了這兩種品德。利氏來華後，第一個接受洗禮的是一個老人，他因為身患絕症為家人所棄，神父們接納了他。照顧他，他願意接受洗禮。他說：「使人這樣愛人的宗教，一定是真教」²⁰。1592年韶州會院被當地不良少年結夥搶劫，利氏及其夥伴身受傷害，後來官府捉了十二個人。但是利瑪竇以德報怨，代他們向官府求情，使很多人免於死罪。許多教外人由此得知天主教愛德的意義，不但不尋仇報復，而且以德報怨。利氏還在會院收養棄嬰，花錢養育他們，許多中國士大夫受了感動，也同樣作這種善事²¹。利氏對傳教地人民的愛還表現在他對當地神職人員平等友愛的精神，以及積極培養本地神職人員的作法方面。1581年，當他還在臥亞修院學習時，他就本著愛心向耶穌會總會長阿掛委瓦神父反應會院院長的西班牙異端裁判所的作風，使「大家因此鬱鬱不樂，院中上下缺少友愛。」他還向總會長反應臥亞修院不能公平地對待當地的印度

¹⁹同上，129頁。

²⁰馬愛德，〈中華之友：利瑪竇〉，《鼎》12期，1982，16頁。

²¹參見：羅光，《利瑪竇傳》（台北：光啓，1960），188頁。

修生。學院拒收印度修生，不許他們在修院攻讀。他認為這樣不公正，缺少愛心²²。他來中國傳教後，積極培養中國的神職人員，促進天主教中國化。利氏曾上書上司准許在中國設立耶穌會初學院，招收本地青年入會，預備晉升神父。1605年利瑪竇在南昌成立中國耶穌會初學院，收錄了游文輝、丘良稟等三名中國青年。利氏一生共收錄初學士九人，最早的為鐘鳴仁和黃明沙。利氏立意之初心，希望中國修士能夠升任神父，但是當時耶穌會總會長和視察員范禮安神父認為考驗還不夠，暫不授予鐸品。中國修士雖沒有升登神父品職，但是在傳教上，收穫豐富。1599年龍華民神父致書友人說：

「現在和我一起住的黃明沙修士很好，我們兩人很樂意。我認為他較羅馬公學出來的修士，一定毫無遜色。²³」

利瑪竇對待來自歐洲的傳教士，也充滿愛心和體貼的溫情，在臨終之際還叮囑說：

「要常常很關心並且仁慈對待剛從歐洲派來的新神父們。不但是普通的和氣，而且是一種熱情，使他在你們中能找到如同在歐洲會院裏一樣的安慰。²⁴」

2. 信德與望德的發展

利瑪竇的靈修中心是愛人。實際上信望愛三德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正如 Henri de Lubac 樞機所說：

「信望愛三德是指義人對天主同一態度的三個幅度，他們不排列成一條直線，以致可以分別先後，而是組

²²參見：羅漁譯，前引書，22~24頁。

²³參見：羅光，前引書，186~188頁。

²⁴劉俊餘、王玉川合譯，《利瑪竇中國傳教史》（台北：光啓，1986），548頁。

成一圓圈，彼此相聯，並一同前進。²⁵」

利氏靈修除愛德外，亦同時體現出信德與望德的發展。信德是天主恩賜的行動的能力，人藉此會相信，接受天主有關自己和祂救贖計畫所啓示的奧蹟。人相信的理由或動機是天主的全知和真實。天主的啓示完全可靠。在利瑪竇靈修中，耶穌基督成爲中心，完成了人力所不能完成的事業。進入中國傳教被當時在澳門的歐洲人認爲是「無望的任務」，「對中國人任何的試探都屬白費，那就等於把衣索比亞人染成白人一樣困難。」聖方濟各·沙勿略進入中國傳教的嘗試失敗了，范禮安繼續實行這一計畫。羅明堅和利瑪竇便是這一計畫的實行者。利瑪竇深知進入中國傳教的重大意義，並不在乎別人甚至來自同會會友的冷漠乃至反對，1583年他致總會長阿掛委瓦神父書說：

「這座會院與公學的神父們和長上，不但對皈依工作不感興趣，而且還執有某種程度的忿恨。……羅明堅神父在這裏住了三年，同院神父幾乎使他變成了殉道烈士，百般爲難他。同院的神父固然都是很有修養的人；然對於傳教一事，只有首當其衝的人，才能明白傳教的意義。²⁶」

《利瑪竇中國傳教史》有專門章節敘述耶穌會士初入中國的艱難與曲折的經歷。利瑪竇進入中國後爲了實現進入北京，皈依中國皇帝或請求准許自由傳教，然後可使中國人民大批皈依的計畫，整整奮鬥了十八年。雖然使皇帝皈依或請求自由傳教的理想沒有實現，但是至1605年耶穌會在北京、南京、南昌和韶州建立了傳教點：

「在中國計有神父十三位，四位修士，分別居住在兩

²⁵轉引自：陳文裕，《天主教基本靈修學》（台北：光啓，1991三版），34頁。

²⁶羅漁譯，前引書，41頁。

京、南昌與韶州，可說可以自由傳教了。我們也相信我們熟悉中國人對待外國人之道，但我們仍受到地方官與紳士們的尊敬。對此讓人驚異，出乎人意料之外的局面，我們連想都不敢想，連說也不能說，這應歸功於至高天主全能之手在冥冥中安排的，許多事我之所以膽敢去做，是因為我依靠天主所給我們的超性的援助，而不是人的力量與理智所能辦得到的。²⁷」

利氏堅信：

「直到現在，在中國每次遇到困難，都能化險為夷，天主運用看似不利的方法，實現祂的計畫，以顯示祂的大能。²⁸」

在他深入內地的過程中幾經挫折，有時近乎功敗垂成。例如：1595年利瑪竇試圖在南京定居卻遭到驅逐，他在夢中得到天主的啓示，後來這夢想變成現實。對天主的信心，使利氏爲了既定的目標：「一直向前進，無論有多少困難，我都毫不猶豫」²⁹。他表示：

「對仇人所給我們製造的阻礙與困難真是罄竹難書，但一切皆由天主所准，人的計謀不能和天主對抗，因此我們終能克服所有的困難，也獲得我們所希望的。³⁰」

因爲「一切美善皆由天而來」，自己只是耶穌基督神聖的工具。

利瑪竇靈修精神也充分表現了望德的修養。所謂「望德」是天主恩賜的能力，人們藉此而盼望，期許天主所許的永生，以及爲達到永生所需要的一切幫助。人如此盼望的理由或動機是天主的忠信、全能和慈愛。利瑪竇認爲傳播福音是積極與天

²⁷同上，264頁。

²⁸同上，395頁。

²⁹同上，152頁。

³⁰同上，236頁。

主合作，深信自己盡心努力了，慈愛的天主絕不會拋棄他。這種對永生的渴望，使他能夠忍受塵世的艱難困苦，與親人分離的痛苦與孤獨，對天堂永生充滿希望。1596年利氏致弟安東·利啓書說：

「在這個世界上沒有真正的幸福可言，因為人結束了這個可憐的生活之後，凡在世為天主工作或吃苦，在來生方會享有真正而不朽的幸福。請不要以為我們分開這麼遠，為天主之故我生活在異教人當中是無意義的。因為天堂才是我們的故鄉，天使是我們的同胞，常同我們在一起，無論到那裏，他們都跟隨我們，在今世我能做些微善事，在來生才会有福可享。³¹」

其致父書說：

「雖然我們相距很遠，但在永生國裏我們將再相會，這個可憐的現世生命很短，因此團聚或分離都不重要。³²」在與同會兄弟的信中利氏表達了同樣的盼望：

「我感覺到莫大的希望，因為天主將在來生賜我莫大的慰藉，因為在這，祂讓我為祂之故而剝奪我享受眾多聖賢甘甜的歡聚。³³」

可見，對天堂永生的盼望減輕了利氏在塵世中的孤獨與痛苦，使他在絕望中仍懷著希望而相信，在灰心喪志中仍然盼望、信賴天主。

* 本文下期續刊的標題大綱如下，敬請期待 *

- 三、通過傳教方法看利瑪竇的靈修精神
- 四、利瑪竇的靈修生活
- 五、簡短的結論

³¹同上，225頁。

³²同上，118頁。

³³同上，137頁。